

风云齐聚
传奇生
天下归元 著

扶摇



第一卷·下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扶摇

皇后
FU YAO
HOU

第一卷·下
天下归元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 HUA ZHOU WEN YI CHU BAN SHE



Best Time

白马时光

第九十二章 爱之追逐

我们要死在一起。

战北野躺在地上，身侧是处于半昏迷状态的孟扶摇和已晕去的云痕，连元宝大人都浑身湿透地鼓着肚皮喘气，山崖上的风鼓荡着，掀起他们的衣袂，那些衣袂破碎而带血。

云魂慢慢地走过来，眼底有很奇怪的神情。她俯视着战北野，看进他坚定无畏的眼眸中，半晌，淡淡道：“你们，虽败犹荣。”

战北野吐出口长气。他知道云魂这句话发自肺腑，也知道这句话重逾千斤。十强者排行第六的云魂的这句评语，会很快传遍五洲大陆，等同于承认并奠定了他们年轻一代顶级高手的地位。

五洲大陆垂三十年，再没出过可抗十强者百招者，尤其当十强者前五位绝迹江湖后，云魂就是实打实的天下第一。然而今日，他们三人足足和传奇类人物云魂激战了一天，令这位天下第一的人物仗恃着自己无比丰富的经验和修炼半甲子的顶级真气、用尽手段，依然挂了彩、受了伤。这等于说明，如果单打独斗，三人都已有足够的实力和云魂单独斗过百招。这是足可骄傲的战绩，之前没有过，之后也未必能再有。

战北野在笑，笑得风骨卓朗，琅琅道：“其实我挺感激你的。”

云魂的目光缓缓在他紧紧攥着孟扶摇的手上掠过，看见他染血的手指万分疼惜地轻轻

抚过孟扶摇断掉的小指，看见他纵是在接近油尽灯枯的此刻，依旧用手按在孟扶摇后心试图为她恢复点真元，云魂的眼神微微震动，震动里生出点浮薄的疼痛，像是被一些触动内心隐秘的东西无声地刺了一下。

她怔在那里，突然就发起呆来。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金红的夕阳渐渐没入蟹青色的西山之后，长天之上，烂漫无垠的红渐渐淡去，换了黛色的青，四面的光影沉暗下来，将人的影子涂抹得干净。

夜色将至，明月将升，将升而未升。

云魂终于轻叹一声，道：“我发过誓的……保护战氏继承人，不放过战氏的敌人。”

她伸出手来，手掌中云气缭绕。战北野盯着她的手，没对自己做任何防御，却始终将掌心偷偷按在孟扶摇的后心，等着云魂下杀手的那一霎，就将孟扶摇推出去。

后面不远处小七带人等着接应，一定能接下孟扶摇。

那一团云雾，刹那间便到了战北野心口前！

战北野低声一喝，最后一丝真力全数透体而出，不是向着下杀手的云魂，却猛力向后退，一推，“小七，接着！”

小七冲了上来，看见孟扶摇的身子被战北野推出飞向自己，居然没去接，只是头也不回地也一声大喝：“你们接！”他呼的一下绕过孟扶摇，二话不说，一枪就对着云魂擀了过去。

战北野气得嘴都歪了，怒喝：“你这混账，给我滚！”

小七桀骜地回嘴：“救了你再滚！”

他冲上去，左一枪、右一枪，没头没脸地对着云魂猛劈。这个地痞流氓出身、从三岁克死父母后就开始在街上流浪打架、被战北野收留并亲自传授武艺的少年，并不像表面那样粗莽，他看出了云魂毕竟是女子，天生体力受到限制，激战一天后真力必然受损，对这样的人不能再玩招式，倒不如死揪着拼力量。

他挥枪，枪势虎虎生风，每一枪都用尽全身力气，带得山崖上风声都似被绞碎；每一枪挥出去，他都似乎能听见自己筋骨肌肉被调动使用过度发出的不堪负荷的细微拉扯声，感觉到全身上下都在突突微颤，似乎随时要软成烂泥，然而下一枪，他依旧一模一样地挥了出来。

山崖上，沙石都被那般猛烈的风声卷起，云魂眉宇间透出怒色，冷然道：“你这样的小角色，也敢挑衅我？”衣袖一挥，小七顿时重重地飞了出去。

然而那少年飞到一半，单手在地上一撑，又把自己给撑了回来，还是一模一样的枪！

云魂的细眉挑起，挑得快成了竖起来的两道“一”——今天遇见的人都怎么了？为什么他们不懂退缩，不懂自保，不懂逃生？为什么他们只知道用自己的血肉肌体和生命，傻乎乎地一直坚持？

她烦躁地伸手，一次次将小七掷出去，她不屑于杀这种小角色，堂堂十强者，欺凌一个奴仆，传出去，声名着实不堪。

那些斑斑的血痕里很快添了小七的，他哈哈地笑着，死命挡在战北野身前，累得快要晕去时，便从地上抓起一把沙子，狠狠地往脸上一擦！粗糙的沙砾将他的脸磨得火辣辣地疼痛，在那样的疼痛里，他一抹脸上的血，再一次舞枪冲过去。那一柄高竖的长枪没有挑着任何旗帜，却有一种坚持和信念气凌天地，以鲜血为墨，以苍天作旗！

战北野说不出话来，也再没有力气呵斥他，只是默默地扭过头去，看天际那一轮月。

月终于升起，今夜，是满月之夜！

金黄而圆润的月，终于在小七那一阵拼死拖延后升起于山崖之巅，云海浮沉，月在其中。

今夜月色分外明亮，照得苍山青翠如洗，银光从遥远的苍穹深处奔来，刹那间便到了天涯尽处。

云魂霍然回首，看见天际满月，面色微微一变。她凝神倾听了一下，突然无声无息地飘了起来。

她飘起后，玉如意光芒一收再涨，终于毫不犹豫地重重砸向小七的天灵！

噗——

不是天灵被砸碎的声音，而是玉如意被卷入网中，撞上某件软物的声音。

那是一张美得炫目的网，每一根经纬都光亮如银、滑润明洁，轻轻一颤便银光荡漾、迷离如梦，如绝世名琴奏出春风十里时优雅起伏的弦，又或是豆蔻楼头自佳人纤手中细细流出的锦纱明丝，不动时是一泊玉般静水，飘飞时便是一抹最为纯净的月光。

绵绵缠缠的月光，曾惜美人迟暮，曾叹繁华凋落，曾映王朝烽火，曾见多情离别、岁年华更替、不分今古、银辉如恒的月光。

那月光在人怀中，那人在月中。

月色清凉高远地洒下来，月中的那个人，淡得也像是其中的一抹光，他纤长的手指白得也如月色般，牵着那张缠绵的网，斜飞着弧度优美邪魅的眼角，瞟着云魂。

他曼声道：“躲我干吗呢？”

云魂的脸色一变再变，自从那男子出现后她就迅速转身，再不肯回头，手抬起又落下，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有两次她似乎试图将自己灰白的长发往衣领里塞，但是塞到一半又立

即放手，手足无措地转过头去。

那男子似乎根本不介意她的诸般小动作和拒绝的身姿，悠然上前几步。这人自出现便一直光亮迫人，让人感觉是藏在月色中才这般炫目逼人，然而他行出这几步，才发觉他天生就像一轮月色，周身真气流动、光晕朦胧，走到哪儿，哪儿就新添了一抹惊艳的华光。

他一头银色长发，行动间光芒粼粼，一张宜嗔宜喜的容颜美至不辨男女，直令人觉得夺目，含着笑意的唇角如一弯新月，高远却又有奇异的风情。他给人感觉是冷的，眼眸却是热的，尤其看向云魂的时候，就像一轮诡异燃烧的月。

他一伸手拍开小七，远远地将他扔了出去，道：“气息浊臭，不要熏着阿云。”

云魂一听那声阿云，二话不说便想跑，却被那缠缠绵绵的网立即扯住。那男子慢慢收着网，将云魂拉得一步步往自己身前来，哀怨地道：“阿云，你这么狠心，总躲我，要不是满月之夜我感应加强，我还找不着你。”

云魂僵着背，坚决不回头，瘦削的肩膊向前倾着，一副死命抵制那网和那人围怨的模样，却没看见那男子唇角的诡异笑意。

她激战一天，已是强弩之末，哪里抵得过那男子有备而来。她挣脱不得，不禁发怒，“月魄，你再缠着我，我就和你决一死战！”

“这话你说了三十八年，共计二百一十七次。”月魄眼光邪邪地在云魂全身上下掠过一遍，那眼神不像是看，倒像是在抚摸，“来吧，决一死战吧！”

那个“吧”字被他说得缠绵荡漾，听得人几欲喷鼻血。云魂背对着他，隐约可见连脖颈都红了。她结巴着，再也说不出话来。

月魄也不说话，只看着云魂的背影，先前的嬉笑放荡都无声收敛，眼神里渐渐浮上寂寞和萧索。

这两人默然对峙，那厢被扔出去的孟扶摇借着那点真力又奔了回来，奔到战北野身边。她呼哧呼哧地喘着气，看着月魄，呆呆道：“这就是你要等的人？”

战北野欣慰地吐出一口长气，“终于等到了。”

“你认识？”

“不。”战北野有点狡黠地笑，“我只是知道一个传说，据说月魄追云魂追了很多年，云魂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死活不肯接受他，整天东奔西逃地躲避。后来月魄趁云魂不注意，在她体内种了点引子，月圆之时，凭他的‘月引潮汐’，便可以感觉到云魂的方位……”

“停！”孟扶摇越听越狐疑，手掌一竖打断了他，“你就这么确定他会来？假如他有事呢？假如他离得远呢？假如他根本就不在天煞呢？”

战北野无辜地答：“所以我说要看运气嘛……”

“你叫我们坚持到天黑，就是因为月魄‘可能’会来？”孟扶摇崩溃了，抱着一点小小的希望问，“那他来，一定会救我们？”

“不知道。”战北野老老实实地答，“月魄喜怒无常，一切行事全凭心情定夺，而这心情拴在云魂身上，所以……他有可能帮我们，也有可能更快地杀我们。”

孟扶摇黑线，因云魂对他的态度而决定喜怒？那岂不完蛋了！看云魂那别扭的德行，月魄八成又要第二百一十八次碰一鼻子灰，到时候他们不是死得更快？

“给你害死！”孟扶摇哀号，“耍人不带这样的！”

“扶摇，”战北野执着她的手，“不这样说，我们早在半天之后就已再无力量继续，那早就死了。”

孟扶摇默然，半晌吸吸鼻子，微笑着拍拍他的肩，“是，给一个希望，便有了坚持的勇气。”

战北野看着她那歪七扭八的笑容，眼神里飘过一丝幽暗。

有些事，也许根本就没人给希望，他却依旧不想放弃，比如，眼前的这个女子。

孟扶摇没注意到他的神情，她一直盯着那对男女，眼珠子转啊转，突然拐了拐战北野，兴致勃勃地道：“喂，月魄是男的女的啊？啧啧，人妖！”

她声音低得如游丝一般，那边月魄居然听见了，他回眸一笑，曼声道：“你可以亲自来试试。”

孟扶摇脸红也不红，趴在地上，死狗般看着那美人，道：“月魄前辈啊，区区有一句劝，您老要不要听？”

月魄缠缠绵绵地拉着那网，眼光只在云魂背影上流连，明明那女子相貌和他比起来天差地远，他看她的眼神却像在看绝世人。

他随口答：“嗯？”

孟扶摇肃然道：“这句话很重要，不能白说。”

月魄这回终于转头正眼看她，“果然是个刁滑女子！要我保你们的命是不？可以，条件是这句话要对我有用。”他笑了笑，慢慢道，“没有用……我先杀了你。”

“行。”孟扶摇一把甩开战北野的手，答得干脆。云魂却霍然回头怒道：“月魄，你凭什么干涉我的事？”

“凭我追你追了三十八年，凭我敢在这些小辈面前坦承追你追了三十八年。”月魄不生气，话却说得字字都像磨过的金刚石。云魂一接触到他的眼光，立时就哑了，唰的一下

又掉过头去。

孟扶摇从地上慢腾腾地爬起来，战北野挣扎着要去拉她，“扶摇，别冒险！我们还有别的机会求生！”

孟扶摇喝令：“耗子，上！”

元宝大人扑上去，用肥壮的身子堵住了战北野的嘴。

战北野呸呸地吐出元宝大人，支肘欲起，想要拉住孟扶摇，可惜他和云魂最后单独拼的那记实在太狠，好不容易支起半个身子，轰的一下又倒了下去，险些压死元宝大人。

孟扶摇不回头，支着刀慢慢走向月魄。那美丽的男子回转头来，手中银网依旧不放。近看他才发觉，这人竟然容颜不老、永驻青春，和星辉远看风姿动人、近看年华却已老完全不同，孟扶摇看着他明月般光洁的脸颊，也不禁在心中油然生出妒意——世间还有人这般得天独厚、姿容不改，让天下女子还怎么活？

她瞟了一眼云魂，那女子僵硬得跟木偶似的，攥着自己灰白色、远远不及月魄华光流溢的银色长发不语，手指一直在紧张地绕啊绕，不住地扯断自己的白发。

孟扶摇笑了笑，对自己的想法更坚定了几分。她慢慢过去，走近月魄，附在月魄耳边，低声道：“我要教你如何追女人。”

她前面几个字轻得几乎听不见，后面两个字略微清晰了些，正好在云魂可以听见的范围内。孟扶摇眼角瞥到，云魂又僵了僵。

月魄狐疑地看着她，“你？牙没长齐的黄毛丫头，你懂？”

孟扶摇露出一颗半门牙的标准微笑，答：“牙不在多而在精，追女人不在年纪而在悟性。”

她靠月魄极近，几乎擦着他的肩，月魄心有所思并不觉得什么，云魂的眼光却有意无意地瞟了过来。孟扶摇奸笑着拉月魄，“前辈，我们到一边慢慢谈。”

“不行，她会跑！”月魄不肯放开网。

“我向你保证，她不会跑。”孟扶摇凑在他耳边轻轻道，“想要知道她对你的感情吗？跟我来！”

她明明鼻青脸肿，却笑得像妖女似的，眼神却在月下闪烁着明珠似的光。月魄看着这样亮得迫人的眼神，终于松开了网，却道：“她若跑了，我便杀你。”

“请便！”孟扶摇笑得胸有成竹。

果然，云魂不走，她背对着月魄大声道：“我要把这几个人杀了再走！”

“行行！”孟扶摇笑，“等我和月魄前辈谈完情，您想怎么杀就怎么杀。”

云魂衣袖下的手指捏得紧紧的，苍白的手背透出淡淡的青筋，一言不发地转过头去。

月魄瞟了一眼云魂的背影，若有所思，随孟扶摇转过山石才道：“二百一十七次以来，她第一次没有主动逃。”

“前辈，不是我骂你，你真蠢！”孟扶摇蹲在山石背后，叼着根草，张嘴就骂。

月魄立即转头，“嗯？”他鼻音很重，月色森凉。

“知道她为什么不接受你吗？”孟扶摇一句话，又把森凉的带着杀气的月色换成了楼头红罗帐顶的柔曼月色，“自卑！自卑！”

“自卑？”一把年纪的美丽男子愕然地喃喃着，“自卑干吗？”

孟扶摇仰天长叹，这男人竟然比云魂还奇葩！

“你过来！”她一把扯过月魄，指着地上的一处水洼道，“看看你自己，容颜不老、青春永在，美得是个人都会嫉妒。”

月魄盯着水波里那个影子，恍然道：“咦？好像是。哎，我不照镜子好多年。”

孟扶摇强忍着揍人的冲动，继续开导：“你得天独厚，容颜永驻，而她，她呢？她却少年早白，容貌平平。”

“那也不能不要我啊！”月魄答，“美丽又不是我的错。”

“你的武功好像也在她之上吧？但是定排名的时候，你因为对她的情意让了她是不是？”

月魄默然，半晌道：“她不喜欢输给我嘛！”

真是笨蛋啊——孟扶摇翻了个白眼，愣是不懂得女人就是口不应心的动物，你输给她，她才伤心呢！

“我问你，你是不是平日里说话无拘无束，尤其喜欢和女子调笑，说些风流话？”

“你怎么知道？”月魄慢慢理着手中的网，“其实除了她，其他人在我看来不分男女。”

“傻咧你！”孟扶摇恨铁不成钢，“你看来不分男女，可她分啊！”

“啊？”

“你这般美丽，本就让她自惭形秽，你又让出排名，她觉得你大概是不屑于和她争，你容颜绝色又喜风流调笑，自不缺美色投怀送抱，而你又心无拘束，还不知道男女之防，看在她眼底，却是个什么感受？”

月魄如被雷劈一般，呆住了。

这个美丽的男子怔在月光下，皱起弧度完美的眉，喃喃道：“难道这么久，我都错了？”

孟扶摇看着他，觉得这些顶级强者其实一个个也蛮可怜的。他们痴心练武练到绝顶，把心智都练出问题了，更因为长久处在高处，反而再不能看见人世间一些最平凡的道理。以他们的身份，世人皆畏惧多于爱戴，见之如避蛇蝎，以至于这么多年，竟然没有人敢冒险点拨一下这深陷情网却又情感弱智的一对。

“喂，你的意思是说，”月魄突然一把揪住孟扶摇，“她不是不喜欢我，而是不敢喜欢我？”

“对！”孟扶摇很哥们儿地拍拍他的肩，“你太美、太强、太风流，看起来太不可靠，她怕芳心错付，将来反被你伤得更狠，倒不如从来都不接受，还能多看你几次。”她奸笑着，凑近月魄的耳边，低声道，“不然，为什么她每次都能被你‘找着’呢？”

月魄睨着她，半晌道：“小小年纪，情圣似的。”

孟扶摇得意地笑，“夸奖，夸奖。”

她鬼鬼祟祟地看看另一边烦躁的云魂，笑道：“瞧！吃醋了，吃醋了……”

月魄突然道：“我瞧那两个家伙也对你有意思，你和我这般故作亲热，他们怎么不吃醋？”

孟扶摇怔了怔，半晌挑了挑眉，“好朋友，吃什么醋？”

月魄曼声一笑，“你真当我白痴吗？”

孟扶摇看着他，翻了翻白眼，道：“信任！信任你懂不？你们两个之间，就是缺乏信任。”

“信任……”月魄若有所思，突然道，“我和她其实青梅竹马，在三十八年前，我就一直喜欢着她，我以为她也知道。我原本打算那年年底就向她求亲，结果，那年中秋她生了场怪病，病好后头发全白了。那时我在游历江湖，听说了便回去看她，路上遇见仇家，幸得雾隐相救。雾隐说想拜访我的家乡，我便带她回去。那天我和雾隐双双去看她，雾隐一推门，她正揽镜自照，一回头看见我们两人，镜子便碎在了地下……”

孟扶摇沉默下来，微侧身，看着焦躁地原地踱步的云魂，想起她总是微微恍惚、想起她不断扯断自己的白发、想起她别扭而又古怪的性子、想起身为十强者的她说自己是天下最惨的人、想起她听见那句“红颜知己”时受伤的神情……

想起三十八年前，青春少女的女子一夜之间头发全白，正伤心欲绝、自暴自弃时，却见情郎携着姿容完美的女子姗姗而来，那一刻，她又是怎样的疼痛，以至于痛到了三十八年后的今天？

原来，不过是一个一直为爱患得患失、不敢面对只好逃离的可怜人！

她也有点恍惚地笑了，为那些尘封在久远岁月里带着故纸香气的故事而漾开了悟的笑意。

她凑近月魄，轻轻道：“想不想知道她到底对你是什么心意？”

“嗯？”

“就是这样！”

孟扶摇突然一拳击出，拳风虎虎，她头发披散，厉声大喝：“你不给我活，大家一起死！”拳风激荡，击上相距极近的月魄的身，他本就背对着悬崖，猝不及防，身子已经落下！灰光一闪，快得好像原本就在这里。

云魂以人力难以想象的速度刹那间掠了过来，她不看任何人，甚至都不管杀人凶手孟扶摇，直奔悬崖之下，惶急大呼：“月——”

她撞入山崖之下，以一往无前、绝不回头的力度。

她撞入了一个等候已久的怀抱中。

山崖下，月光般的男子牵着一袖银光，静静地张开双臂，等候着睽违了三十八年的拥抱。当轻盈的灰发女子果真毫不犹豫地奔下绝崖、奔入他的怀中时，那男子瞬间红了眼眶。

他放开手，任银网悠悠摇荡，荡住了两人的身子。他伸臂紧紧地揽住她，将下巴搁在她头发上，仔细地、温存地、轻轻地摩挲，他的声音低低的，柔和如这一刻半山云雾间的月色，少了几分调笑和魅惑，多了几分凝重与心酸。

他道：“阿云，这声呼唤，我等了三十八年。”

云魂在落入他怀中那一霎，就已经明白发生了什么，她欲待挣扎，却因那从未听过的语气而心酸心惊。她埋首他怀中，淡淡的男子香缭绕全身，熟悉而陌生，她亦有三十八年未曾闻见过。

月色沉静而清凉，照见半躺于深黑山崖乳白云雾间那沉默相拥的人儿。

云魂被月魄拥着，既羞且喜且心酸，恍惚间不知身在何处，隐约间只听见他道：“原来这皮相也坏事……”她随即动了动。

她不知道月魄在做什么，却只贪恋这一刻的温暖，静静地不动不语。

月光照见那月光般的男子，照见他突然轻轻吸气，随即一吐，吐出一点跳跃的银光。随即那一头银白光亮的头发突然慢慢暗淡下去，淡成了灰白色，比云魂的还要枯涩几分。

而那不辨男女、光洁青春的绝色容颜上渐渐出现了岁月的细纹，那些镂刻在眼角唇角的纹路，瞬间让他老去了二十年。

随即他笑了笑，拔身而起，轻轻落上崖顶。他始终没有放开云魂，那女子被他紧紧揽着，自觉羞赧，又别扭地背过身去。

孟扶摇突然啊了一声，指着月魄瞬间老去的容颜和一头白发，惊骇道：“你……你……”

月魄向她一笑，突然一拂袖，掌间银光平平地飞向她，“这是我们师门独有的练气之宝，须练至五十年以上、真气极度精纯的高手才可能有，我的不老容貌就来自于此，如今我用不着了，便宜你吧！”

孟扶摇接了，掌心里敛了银光，小小的、圆润的一团，舍利子似的半透明。她有点犹豫地看着——这个谢礼，太重了点吧？

云魂霍然抬头，看见月魄容颜的那一霎，啊的一声，眼泪瞬间流了满脸。

她半晌说不出一个字来，只含泪痴痴地看着月魄的脸，看他的笑容如常妖娆，那老去的风华依旧，看那三十八年不老的容颜，今日一朝为了她，竟至自弃。

他明白了她仰首看他的疼痛后，便甘心俯低自己的一切。

“前辈，人生难得有心人。”孟扶摇突然开口。

她仰头看着山石上那对人儿，静静道：“月魄前辈向你证明了，没有什么比你更重要，也请你以后放弃你无谓的自卑，学会信任他。”

云魂回过头来注视着孟扶摇，半晌无奈一笑，道：“我是该谢你，还是该骂你呢？”

“只要不杀我就行。”孟扶摇耸耸肩。

“战南成我还是要带走，这是我的誓言。然后我会辞去天煞皇族供奉，从此不再插手战家之事。”云魂一弹指，弹出个小小的盒子，“我想，还是要谢你的，送你个小玩意儿，这东西我到手几十年，一直没明白到底有什么用处，你若有这机缘，便便宜了你。”

孟扶摇眉开眼笑地接了，觉得今天虽是很吃了点苦，但生意着实划算。

月魄回眸一笑，牵着云魂、拎着战南成飞身而起，没入月色星光、云山雾海，身影渐渐远去。孟扶摇立于崖巅，想着刚才月魄的笑容平静而圆满，竟比初见他那一刻的惊艳更美。

她回身，看着摇摇晃晃立起的战北野，看着缓缓睁开眼睛的云痕，看着满面鲜血咧嘴笑的小七，看着又慢悠悠掏出果子来啃的元宝大人，头顶月朗风清、云开雾散，亦是人生里挣扎得来的圆满。

从落凤崖回来后，孟扶摇和战北野、云痕立即被接到磐都城西一处普通宅子养伤。那宅子看起来和所有磐都民居一模一样，内部结构却惊人地复杂广阔，机关密道重重。在那

座宅子的地下，孟扶摇见识了“贰臣第一”的老周太师深谋远虑的布局 and 计划——那个在金朝末期乱政时一直保护着大批能人重臣，在金朝覆灭已成定局的情形下，宁可背负着被世人诟骂的千秋罪名，以太尉之尊带头献城以降的老太师，用一生的时间来广收门客、广施惠泽，为自己的唯一后代留下了无可比拟的宝贵力量和财富。

这位老人，在明知有人欲待谋害他的情形下，依旧恳请将战北野远远封王，并主动提出将其封在贫瘠的葛雅沙漠——一位饱学硕儒曾告诉他，葛雅沙漠的前身是个富饶的大陆，后被风沙覆盖，沙漠深处有覆灭的古国遗址，那个富盛的王朝留下了难以计数的珍宝。那些珍宝，后来成了战北野黑风骑顶级装备的来源之一。

天高皇帝远的葛雅，成为战北野练兵的最佳地点。在那片广袤的沙漠深处，除了黑风骑，还有战北野以边军换防吃空额等多种手段招募的数万精兵，在他的军队里，甚至有以巨额财富招募来的彪悍骁勇的摩罗兵。

老周太师的投诚，使他最终能以太师之尊保住了当时许多文武之臣，那些人虽然大多被削去了权柄，还有些人随着王朝更替心意已变，但还有一部分人，历经宦海浮沉，如今各据一方实力。这些将旧事和感激默默压在心底的人，始终在等待一个机会，来回报很多年前那位不凡老人的恩惠。

八方云动，风雷将起，当蛰伏多年的蛟龙悍然昂首，带来的，必将是天摇地动的翻覆。

在密室里养了一阵子伤，战北野在某个日光明媚的早晨走出黑暗，对迎面向他微笑的孟扶摇道：“扶摇，我要走了。”

孟扶摇嗯了一声，平静地看着他。这段日子他虽然在养伤，同时也在一批批地见人，和一群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幕僚整日整夜地商讨计划、研究路线。在他伤养得差不多的这天，她知道，他要离开了。

战北野注视着她明亮的眼眸，心底有豪气万丈，更有离情千丝。此去关山，万里血火涤荡，再回来时一切是否如常？他很想对她说：扶摇，跟我走！然而，他不能。

他不能这么自私，他要改了这天地、换了这朝野，他已经置她于乱世，再不能继续置她于危险。她为他折掉的骨、断落的齿，如同折在他心底某处的血脉，永远突突地冒着血液，有着伤痕难愈的疼痛。

战北野的手缓缓伸进怀中，抚摸着一个小小的锦囊，那里是那半截断齿——那日在内殿之中，他偷偷捡起，揣在怀中。如果这一生，不能拥有和她交换信物的那一日，他有了这个，也算有了属于她的东西，他会留存到死，然后和他的骨灰同燃。

他道：“扶摇，我已经命人去通知宗越，让他回来给你治伤。另外，黑风骑我留

给你……”

“别！”孟扶摇拒绝得很干脆，“带走。我知道你在京中的力量无法和皇营军以及驻京军对抗，所以你才要送你的母妃回葛雅，然后带领你的精兵，和那些联络好的力量起兵一路打过来。但是你回葛雅的这段路一定要有人护送，我本想亲自护送你，可是我还有重要的事要做，所以，我们各自做各自的，谁也不用担心谁。”

她笑了，目光闪亮。她确实有更重要的事要做——真武大会战南成这个皇帝会亲临武场，第一名会获得战南成的当面嘉奖，还会获得一部分天煞军权！

她要拿真武第一，她要夺天煞京军军权，她要杀了战南成！

她要在战北野打到磐都之下时，亲自为他打开城门！

她小小的脸庞因这些决定而光辉四射，明亮至不可逼视。战北野深深地看着她，欲待伸手去抚她的脸，却终于半途缩手，最终朗声一笑，“扶摇，且看你我，天煞金殿再相会！”

送走战北野，孟扶摇进入了没日没夜的苦练期。她要做的事很多，和云魂一战，她的真力又有提升，她必须抓紧时间把大风的内力融合。她还得研究月魄的练气精华到底和自己的真力合不合，顺便还研究了一下云魂给的那个盒子——巴掌大、黑色、没有边沿，看起来根本无法打开，也看不出是什么质料，她研究了很久只好先搁开，等那个虚无缥缈的机缘。

云痕留在了磐都——他来就是为了参加真武大会的，太渊分裂成上渊和太渊后，云家护驾有功，现在是太渊国的新贵，以他的身份，自然要代表太渊参战。当初太渊宫变，他受伤后被孟扶摇抛下，是战北野派人悉心照料，自此两人便有了交情。这次来磐都，云痕联络上黑风骑，知道战北野遇险，立即前来接应，如今战北野托他照应孟扶摇，他自然责无旁贷。

雅兰珠在战北野离开后的第二天便拼死拼活赶了来，发现迟了一步后号啕大哭，拔腿又要去追，被孟扶摇拉住——这孩子劳师动众地一追，战北野的行踪岂不是闹得天下皆知？孟扶摇巧舌如簧，大肆吹捧雅兰珠的武功，让雅兰珠以为真武大会没有她这个第一必然会失色不少，于是也乖乖地留下等比武，准备弄个第一名，回去向父王和母妃炫耀。

这日孟扶摇练武练得无聊，带了雅兰珠、拖了云痕偷偷溜出来闲逛。真武大会召开在即，此时的磐都武风浓烈，满街都是带刀佩剑的江湖客，茶楼酒肆挤满了来自各国的武人，经常是一言不合便大打出手，抢先预演了淘汰赛。

三人去了醉扶归，在那张坐过的桌子前坐下，看见花公公一如既往地喝得烂醉，一如

既往地被傻小子绊倒，一如既往地敲诈人家赔偿，雅兰珠看得咯咯直笑，孟扶摇也笑，眼神却微微酸楚——这个不爱喝酒却为战北野整整醉了二十年的老人！

花公公临出门时，她上前搀了一把。老人抬头看了看她，接过了她递过来的一个蜡丸。

孟扶摇坐回原位继续喝酒，和雅兰珠猜拳，忽听隔壁一个酒客道：“此次大会，其余各国大可不必派人来了，来了也是自取其辱。我们上渊的比翼双剑，年纪轻轻便执掌玄元宗，雷动诀名动天下，普天之下，谁是敌手？”

“比翼双剑确定要来？”另一人问，“听闻燕氏夫妻忙于政务，未必有闲。”

“师兄会来。”说话的是一个神情倨傲的少年，“他就算不来，我在也一样。我可是得过师兄亲自指点的，雷动诀早已烂熟于心。”

众人一阵附和，谀辞潮涌。那少年的神情越发骄傲，环视四周傲然不语，一众酒客都默默低下头去——这少年在这酒楼已经连摆了数日擂台，剑下从无敌手，手下确实有两把刷子，怨不得人家骄狂。

有人突然哈哈一笑，“喂，什么叫比翼双剑？”孟扶摇趴在桌上，大声笑问雅兰珠，“比什么翼？一对鸭子、一对鹭鹭，还是一对蝙蝠？”

雅兰珠眨眼睛，“莫不是一对鸡翅？”

两人顿时笑得拍桌子、擂板凳。酒楼里鸦雀无声，都用怜悯的目光看着孟扶摇——这小子不知天高地厚，竟敢得罪雷动诀的传人，这下只怕要死无全尸了。

孟扶摇一边笑一边抹眼泪，“我的亲娘啊……鸡翅双剑……”

忽然寒光一闪，一柄剑直直指到孟扶摇的鼻尖，“你敢辱我燕师兄？找死！”

第九十三章

让我去痛

“哦？”孟扶摇恍如不觉那般凌人杀气，抬头笑问，“谁是你燕师兄啊，我怎么没听过？”

众人又是哗然一声，都觉得这小子要么不知死活，要么就在装傻。上渊双璧近来声名鹊起，出身尊贵，男才女貌，是武林中无与伦比的佳偶，燕惊尘更是玄元三大剑派之一的玄元宗的新任掌门，怎么会有人没听过？

孟扶摇只在笑，笑得和煦且纯真，那少年以为她怯了自己，不禁有些得意，冷笑道：“那是你无名之辈孤陋寡闻，我们上渊双璧，普天之下谁没听过？你今日辱我燕师兄和裴师姐，便是和我玄元宗过不去。我们大人有大量，也不和你计较，跪下来磕个头也便罢了。”

噗！

一根脆骨吐了出来，溅到那少年脸上，蹭了他一脸油腻——孟扶摇给了这骄气冲天的少年一个最为简单的回答。

她随即回头对雅兰珠和云痕笑道：“走吧，我心情好，不想打架。”

云痕自听见燕惊尘的名字便默然不语，幽瞳中暗光一闪，默然起身。

“站住！”

那少年想也没想到，竟有人敢对玄元宗这么放肆，脆骨上脸，他愣了一愣才反应过来，